

荒

地

△ 要 目 ▽

請客	子 迅
鄉愁	子 然
魯迅的精神	趙 玲
怎樣來認識中國的歷史	陳 秀
當雨季來臨的時節	流 光
懷亡友	陳 魯 超
窮人	楊 靜



新嘉坡荒地出版社

第 三 期

目錄

封面	登明	(一)
荒地(木刻)	邱瑞福	(一)
魯迅的精神	趙玲	(二)
買書記	一之	(四)
請客	子迅	(五)
命運	木金	(六)
戰鬥的魯迅	葉儀	(十一)
鄉愁	孑然	(十二)
作品, 毒素	睜眼	(十二)
在那遙遠的地方	晶筆	(十三)
你是誰	網筆	(十四)
古老的樹	蔡兄	(十五)
懷亡友	陳魯超	(十五)
互助	明之	(十五)
怎樣來認識中國的歷史	陳秀	(十六)
窮人	楊錚	(二十)
模特兒底故事	黃水順譯	(二十一)
一年前後	梁魁	(二十四)
當雨季來臨的時候	流光	(二十六)
漫談學問與人格	盧傳標	(二十七)
編後隨筆	編輯室	(二十八)
斷想篇	淮君	(二十八)

荒地半月刊

出版兼發行：荒地社

通訊處：新加坡芽籠路

三十二巷三十九號

HWAN DIH SHEH

39, Lorong 32,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宏藝印務公司

新加坡俊源街廿七號

電話：二零八三六

出版日期：一九五三年
十一月一日

荒地半月刊價目表

零售：每本三角

定閱：三個月 一元八角

半年 三元五角

一年 七元

(英屬地郵費一律免收其他各地另加四分航郵服算)



福端邱

(刻木)地荒

魯迅的精神

趙玲

在舊社會里也即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生活着的人，特別是作家，其偉大與否就視其與現實面接觸時所成的角度之大小而定。像魯迅先生生活在軍閥割據，獨裁統制，帝國主義侵略，封建色彩濃厚，儒道佛教意識烏煙瘴氣結合並支配下的中國社會，其能成爲一位偉大社會的中國作家，就在于他對中國社會有超人的認識，並能以銅鑿般似不可磨滅的堅毅精神對帝國主義與封建社會的中國作家，作不留情及致命的打擊與鬥爭。因此，魯迅先生的思想，在他自己的批評解剖，在時代的薰陶下，一直不斷地革命，發展。由進化論而階級論，由相信「青年終勝于老年人」到「由于事實的教訓，相信唯有新興的生產者方有將來」（未對原文），其過程不知經過了多少堅苦的階段。魯迅先生可說是中國人的鏡子，在這鏡子里，我們看見了時代的黑暗面和光明面。他的思想，是五四運動新文化的最高發展。他的思想正反映了中國那時的現實社會。

魯迅先生是位敢哭，敢罵，敢笑，敢喜敢怒的口圖文壇上的英雄，在他有力的筆劃下，正人君子們現出了原形。他勸青年人不要相信所謂「導師」的話，因爲那些人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而主張自己選擇一條似乎可走的路，姑且走走看。「如果遇老虎，就爬上樹去，等牠餓得走去了再下來，倘牠竟不走，就自己餓死在樹上，而且先用繩子縛住，連屍體也決不給牠吃。但倘若沒有樹呢。那麼，沒有法子就請他吃了，但不妨也咬他一口。」之後，他看得更分明，索性稱自己的文學爲遵命文學，但，其新的遵命是前驅者的一生，正是年青人的模範。他怎樣批評自己，解剖自己，並從而批評別人，解剖別人。

魯迅先生是當時中國最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之一，也因此，他會一度爲「够醒了無路可走」而感到悲哀彷徨。但他不失望，有一般說他這樣說：「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隸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若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謊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就沒有因爲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隸于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牠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隸物，爲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華蓋集續編：談話談話）因而進一步，「以爲人類爲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話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爲他掛了生活招牌，其實却引人到死路上去。」（華蓋集：北京通訊）因爲有希望，所以雖則「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兩種東西聯爲一氣造成了城堡，將人們包圍。」（長城）但終於喊出「直面慘澹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爲了「不虛擲生命」，爲了「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他提出了「壕塹戰」，也就正証明了魯迅先生的現實主義的本質。他的口號是針對客觀現實而發的。魯迅先生說：「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倘自己沒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又要掛革命的招牌，便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必然地要走入那條路的。身在現世，怎麼離去？這是和說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離開地球者一樣地欺人。」（三間集：文藝與革命）對於「活在地上想上天，做了人想成仙」（未對原文）者，魯迅先生認爲是最鄙夷的。

與第三種人相反，先生是主張打落水狗的。他的著名的論費爾濳刺應該緩行說明了先生的「硬骨頭」與堅決。

與儒家相反，先生以爲「道德這事，必須普遍，人人應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兩利，才有存在的價值」（墳：我之節烈觀。）他又懷疑「寬恕是卑怯的坯八所創造，因爲他貽害于人而怕人來報復，便騙以寬恕的美名」（憤：雜感）而况「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是直道，中國最多的是枉道」（憤；費爾濳刺應該緩行）。先生是主張「以眼還眼」的。「被壓迫者對於壓迫者，不是奴隸，就是敵人，決不能成爲

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並不相同。」（且介亭雜文後記）

與投機主義者相反，先生說：「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爲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爲的是解除將來的痛苦，更應該戰鬥，但爲的是改革。責別人自殺者，一面責人，一面也應該向驅人于自殺者之途的環境挑戰，進攻。倘使對干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辭，不發一矢，而但向「弱者」嘵嘵不已，則縱使他如何義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說——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實乃是殺人者的幫兇而已。」（花邊文字：論秦理齋夫人事）投機主義者「是羊，同時也是兇獸；但遇見比他更兇的兇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兇獸樣。」（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七。）他「薄間，在忙的時候就是幫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兇作惡，那自然也就是幫兇。但他的幫法，是在血案中而沒有迹，也沒有血腥氣的」（淮風月談：幫閒法發隱）。先生死後的今日，我們却看到了利用他的名字作什麼詩論的投機份子。名爲詩話，却未敢置一辭于魯迅先生的思想。將魯迅先生的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分裂開來，但說魯迅先生是偉人，是詩家，而于最能表現魯迅先生思想本質的一首「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的詩，却隻字不提。

與自由主義的胡適博士相反，魯迅先生認爲凡事澈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見得高明。……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復羣的自由，或者屠殺大眾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連自由的本身也漏掉了，原來只剩得一個無底洞。」（偽自由書：透底。）

魯迅先生的思想是多方面的，筆者對於先生的認識，還欠深刻，未能進一步的研究。十月十九日是先生逝世十七週年紀念日，在寂寞的南洋，筆者只能以有限的智識作這短文以表紀念。並乘這機會，謹向青年們呼籲共同發起研究魯迅先生的作品。

魯迅先生怎樣鼓勵人們呢？他曾經說：「人生現在實在痛苦，但我們總要爭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留給後來的。我們這樣的活下去。」（魯迅書簡：答曹白）

「在青年，」魯迅先生說，「頭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亦自衛，倘荆棘非踐不可，固然不得不踐，但若兇頭必踐，則不必隨便去踐。這是我們所以主張『壕塹戰』的原因。」（兩地書四）他又說，「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什麼東西進去。只要青年們遇到的對手如兇獸時就如兇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華蓋集忽然想到之七）如今中國是得救了，魯迅先生的話却成爲普遍真理。

要社會得救，必須對羣衆施以教育，施以怎樣的教育呢？「施以獅虎式的教育，他們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們到萬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憐的角。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麼教育呢？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則大難臨頭，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南腔北調集：「赴難」和「逃難」）「所以，魯迅先生說，「我希望于點火的青年的，是對於羣衆，在引起他們的義憤之餘，還須設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明白的理性：這是最緊要最艱難的偉大工作。」（墳：燈下漫筆）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華蓋集：雜感。）他們是阿Q的子孫。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過了滅亡的人們向前進。」（熱風隨感六十六）讓我們唱高爾基的戰之歌吧。

「勇士的愚行是生的智慧。哦，勇敢的鷹呵！你在和敵人爭鬥的時候流了血了，……可是時候到了，你的一滴滴的血，火花一樣熱的，會在生的黑暗里迸發了火焰，來燒旺許多堅強的心里對自由對光明的渴望！」

「你死了——可是這算得什麼……在勇敢者的歌里你可以永遠活着，作爲自由的，對求光明者的象徵！

「光榮呵，勇士的愚行！」魯迅精神不死，牠成了燈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牠繼續發揚着。

但「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作事的作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熱風隨感四十一）但「願中國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會這冷笑和暗箭。」

買書記

之一

周末。

同學陳君來訪，天空地濶地談了半天，最後他提議去奧迪安看「翠翠」，聽說「翠翠」是一部難得的好片子，而且呆在家里很無聊，於是也就贊同了。

「到奧迪安戲院才十二時一刻，離開時間還早，又沒地方可去，便拉陳君溜進X×書局。希望有什麼好的新書到，想買一兩本。」

剛踏進店門口，滿架洋洋大觀的黃色小說弄得我頭昏眼花，翻翻畫報，沒味，便溜上樓頂。

樓上幾個學生模樣的女顧客，正在跟

搶。我慢慢，不要搶，撕破了要

賠的。」店員把書舉得高高，急得她直踏脚。

「傻子，怕買沒有？——架上多着呢。」一個較高的說後便從架上拿下一本來，很注意地看

着。於是她的同伴也都各自拿了一本，很注意地看。

「孟X的書很適合學生看，你們學校的同學都喜歡看她的書。」帶着土音很重的店員說，把「書」字讀成「需」音。

「好呀，——我最愛讀她的書，她的小說能引人入味，有時我讀得連飯都忘了吃呢。」較小的說，把母指伸起來，表示好的程度。

「真的，她和徐X的小說都很好，愈讀愈有味，真是趣味無窮。」一個較胖的補充着說，言下大有佩服得「五體投地」之概

「我也有同感，她們兩個的

小說的確很好，別人都說魯迅的書最好，但我却覺得枯燥無味，而且有的地方簡直不知道在講些什麼，討厭！」這是另一個結兩條瓣子的聲音。「討厭」兩字是鼻子哼出來的。

「本來嗎，別人不懂得的東西才是最好的。——一個較瘦的真的幽默，說得她的同伴都彎腰笑了起來。

於是笑聲在室內洋溢着，迴旋着，蕩漾着……

一種無名之火衝上胸口，但這麼用呢？因為她們是無罪的呀！

「老符，聽了見沒有？——把那些黃色作家來比魯迅，實在可惡！」老陳推着我說。

「那些黃色作家實在應該槍斃，把一羣純潔無邪的孩子弄成這個樣子。」我忽然有了一顆同情的心，可是我覺得這無聊的，我慚愧地低下頭。

我頭也不回的跑出這書局，像跑出了魔窟，我還時時回顧這魔窟，我忽然有強烈的憎恨，但也是無聊，我只是低頭默默地走着……

「小東西」

秋陽

點點滴滴底水，

儲成海洋。

零零碎碎底砂，

蓄成大陸。



一位中年店員談笑，我離她們有二丈之遠，她們談些什麼我聽不出。我遍全樓，沒有一本好的新書到；我拉了老陳要走。

「等一等，我買幾本童話給弟弟。」他說，推開我的手，從架上取下數本童話來。

我覺得無聊，也隨手翻翻看

「老陳，這本吉訶德先生傳很有意思，——你看過沒有？」我指着一本吉訶德先生傳說。

「沒有，——是誰著的呢？」他抬着頭問我。

「是西班牙一個名作家著的，可惜不是原本！」

「嗎……」

「哈哈……」老陳下半段的話，被那幾個女顧客的笑聲打斷了。

我不知道她們在笑什麼，好奇地回頭去瞧個究竟。

「這本書很好，是孟X的新作，剛到不久。」中年的店員從架上拿下一本面藍色的小說。

「拿來，拿來，給我先看一下。」一個較小的說，伸手去

請

客

子
迅

關於教務主任林子與會向校長呈請辭職的事，傳聞已有一個多月了。但是時至今日，校中大部分同事對這消息的可靠程度，尚深表懷疑。據一般親林派的教員透露說，老林確沒有意思再幹下去。他們歸納了由各種角度觀察和推測出來的材料，得出了這樣一個很可能成爲事實的結論：老林一定會把教務之職辭去的。第一，他們說，他現正在患了嚴重性的肺病，不宜太傷精神，教務工作過於繁重，對他身體健康大有妨害。其次，他會感到今年辦事有些棘手的原因乃由於部分同事不能與他合作所致。而且，最近又有個消息說，校中有一兩位同事正在董事部方面大加活動，用極卑劣的手段破壞他，攻擊他，企圖迫他下台。雖然，他一向遵守「公理戰勝強權」，「真金不怕火燒」，「平日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的人生羅盤的指示，但這已很够使他灰心了。有上述這兩個理由，不用說，他一定會決心把這塊鷄肋棄去，引退到做教員的地位。但據另一方面方面的推測，却認爲這都是老林故意放出來的空氣。大家總不相信一位曾在國內担任過××特務的老林會膽包到連這點小花樣也不會玩弄。再說，像他那樣將

一個銅板看做牛車輪子般大的人，怎會捨得把大洋換成小角呢？何況，當教務並不比做教員忙，有很多事儘可推給下面的職員去幹。這樣，薪水高，工作輕，節數少，功課又可多兼，以取得額外的收入，誰願意輕易捨棄不做呢？至於一部分教員的攻擊，目前也尚不足以動搖他的地位，因爲有校長的極力支持，一切困難還不致於不能克服。由此看來，老林是絕不會引退的。然而，證明老林確已辭職却有另一個有力的證據。那是說：校長已曾徵求校中另外的同事來出任下學期的教務，但這也還不過是推測和猜想和屬於非正式的報導而已，至於事情的底蘊，大多數人還是模糊得很。

對於事情的真相越模糊，大家就更急欲知道。而且地位有如國家的內閣總理一般重要的教務主任的辭職，和教員的關係是那樣密切，更難怪大家要那般熱心地在打聽一切。親林派的也許不很希望老林辭職，但反林派的却喜歡他下台。這兩方面的人，自然對這事十分關心。至於一些抱着觀望態度的所謂「中立分子」，却由於好奇，也不屑餘力地在打聽消息的究竟。據校中那般自命有「超時代眼光」的「觀察家

」道，若老林果真辭去職位，將來可能繼任的，是以會可鄙及林子才兩人呼聲最高。但一般却認爲，會可鄙會較有把握坐隱賢虛。因爲林子才抵校服務還不到一年，個性又那樣孤僻，平時又不善於聯絡校長和同事，也不能奉承校董，所以雖能幹稱職，也不易青雲直上就爬上這一級。老會則不然，他在校服務的歷史悠久，靠這「依老賣老」的本錢，已足以壓倒李老，加以則他平日頗勤於走董老的門，二則能得校長器重，三則會拉攏同事，所以雖沒有什麼真才實學（其實這是不重要的），條件已比老李強得多了。而且，據另一些可靠的消息說，老會確乎早已胸有成竹，現在已開始在大事幕後活動了。

又悉，主要的後台老板是經委會主席會啓民，也是他一位同鄉（是否還有親戚關係，不詳。）和董事會副主席沈平林，也是他太太的一位遠親。還有另一個較有力的證據，足以說明他已在加緊佈置的，那是：他近日到校長家中的次數是比往常頻繁了。但無論如何，倘若老林真下了台，在強大的「海」「空」軍（董，經委會）掩護下的老會，必能「旗開得勝，馬到成功」無疑了。老會原籍是福建龍溪，但能

說得一口流利的廣州話，這是因為他老婆是廣東人的緣故。中日抗戰一開始，他便逃到南洋來。自從到了K市，除了在淪陷時期會經一度供職於日本憲兵部外，他一直都在教育界服務。所以資格算是很老。他年紀雖然只有四十，可是看起來却似乎已過四十五歲的人了。他外表並不美觀，身材瘦長，前額很低，頭部左上角的頭髮有一大半已脫光了，雖然他總費了許多工夫把附近的髮梳梳過來彌補，但也仍掩飾不了這點小缺陷。走起路來，總是東搖西擺，若瘋若癲，一看就使人疑心不是個正派人。平日待人，不很誠懇，詭計多端，喜歡賣弄手段。對人說話，從來沒有正眼相看，老把視線移到別的地方去，似乎一心還在打別的什麼主意一般。他一變勢利的眼睛，有如天氣晴雨的變化。他可以恭維你上天，也可以踏你下地。對朋友，能利用時，他便盡量利用，不能時，便極力攻擊。由他外表，雖不一定能看出他骨子裏森嚴的刀劍，但却能使人時時戒備。不過那張江湖嘴，是很容易使那些個性爽直和入世未深的小子，深信而墮入他的圈套的。在思想上，他也沒有一定的主張，而是隨時跟「利害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對於「左」的人，他便裝得很左，對於「右」的人，他就裝得很右，十足是個機會主義者。

這種投機善變，狡猾取巧的人，往往是胆小如鼠的。為了兩個討好，他往往在同日中兩種政治立場完全相反的報紙上發表了兩篇自打嘴吧，自相矛盾的不道文章。但這樣反而使他原形畢露，給人看出是「隨風搖」的沒骨氣的一面芭蕉扇。為了掩飾自己的淺薄與學歷的不足，他老把魯迅拿來做幌子。他自命是個魯迅思想研究專家，與其他一些整天喊發揚魯迅精神而時刻都在出賣魯迅精神的人一樣是藉魯迅之名來抬高自己的身價的。他會跟着一般人說出阿Q精神的劣根性是不好的，但他天天就在犯着和阿Q一樣的毛病。自費印了一本什麼詩話，歪曲了或奴才式的把魯迅

的意思棒了一通，然後就說自己是什麼傳家和權威來了。但這在K城人的眼中看來却已是十分了不起的事了。因為，在K城，凡能著書問世的，不是文學家，便是詩人，而且照例便可以在街上挺胸走而不受非議了。

但小聰明他並非沒有。就是這樣，而且背後有靠山，所以從踏進了Y中學任教以來，幾經「改朝換代」，他仍是隱若泰山，而且新校長也得怕他幾分。幾年來，他很希望能一躍而升為「教務」，無耐學歷不足學問有限，難得同事支持，所以總是不能如願以償。因為他的目標是在「教務」，所以每學期對該處主任都用盡方法加以攻擊。因此大家覺得，現任教務林子與若會辭職，與這位時時在圖謀篡位者，是關係深遠的。也就是為了老林這件尚未被証實的事，這幾天老林才給人問得不亦樂乎。大家或因這事與本身的利害簡接相連，或因欲知情形的變化可以來決定自己今後所應採取的「立場」與「步驟」所以總想出，他口中探出一些東西來。然而老林却一直對這事守如瓶，不但不承認有這個企圖，並且還常常再四聲明他不曉得老林這回事。但由他答話時面部肌肉緊張惶恐的神情和吞吞吐吐，含糊支吾的口氣也就可知這不過是敷衍庸塞之詞吧了。

這天正是星期日，雖已

世界上沒有命運，這種奮鬥絕不能自，理由正如上帝是捏造的，一樣平凡和簡明易曉，毫不奇怪。

命運只不過是些人製造出來的麻醉劑。無知的人們中了圈套，思想被麻木，眼睛遭蒙閉，像溫馴的羔羊，接受了一命運的擺佈，任受宰割和欺搾，渡着非人的牛馬生涯。而那些命乖的人，就坐享其成，養肥自己。

於是，他們張開血

的意思想了一通，然後就說自己是什麼傳家和權威來了。但這在K城人的眼中看來却已是十分了不起的事了。因為，在K城，凡能著書問世的，不是文學家，便是詩人，而且照例便可以在街上挺胸走而不受非議了。

但小聰明他並非沒有。就是這樣，而且背後有靠山，所以從踏進了Y中學任教以來，幾經「改朝換代」，他仍是隱若泰山，而且新校長也得怕他幾分。幾年來，他很希望能一躍而升為「教務」，無耐學歷不足學問有限，難得同事支持，所以總是不能如願以償。因為他的目標是在「教務」，所以每學期對該處主任都用盡方法加以攻擊。因此大家覺得，現任教務林子與若會辭職，與這位時時在圖謀篡位者，是關係深遠的。也就是為了老林這件尚未被証實的事，這幾天老林才給人問得不亦樂乎。大家或因這事與本身的利害簡接相連，或因欲知情形的變化可以來決定自己今後所應採取的「立場」與「步驟」所以總想出，他口中探出一些東西來。然而老林却一直對這事守如瓶，不但不承認有這個企圖，並且還常常再四聲明他不曉得老林這回事。但由他答話時面部肌肉緊張惶恐的神情和吞吞吐吐，含糊支吾的口氣也就可知這不過是敷衍庸塞之詞吧了。

這天正是星期日，雖已

是六月天氣，可是上午的太陽却不似平日猛烈，而且不時有風，使得人們個個喜氣溢揚，精神飽滿，老林因恐有人來訪，談到關於一些他所不願談的事，所以一早出門兜風，但不幸在路上又被那位天天「畫地圖」的地理教員截住，在「有大事商量」的理由下，一被拉就拉到若居咖啡館去了。這同事是陳仲特，是一位浪漫狹克的中年人，膚色黝黑，精神與體力似乎都不健全，一看而知是個身體有多少缺陷的人。也許是時候尚早，咖啡館里還靜靜的沒有一個顧客。老林和老會擇了靠左而有半面屏風擋住的座位把屁股安貼下來。老林喝的是咖啡，老會却叫了一杯牛奶水。於是談話就開始了。老林劈頭一句便是：

盆大口，極為得意的笑哈哈。這正是那些人的成功，也是人們的不幸。就因為這樣，命運構成了兩個不同的天地，一個是命運好的人底天堂——，一個是所謂前生注定了生來就必須受苦受難，挨寒挨餓的人底地獄——被壓迫的窮人世界。

決定一切的是奮鬥，不是命運。但是

廿二灯下

一九五三。九。

不是只好等事實証明了？」老會再強調一句。「要事實証明，那也何必等？你要，我倒有一些。」老林很肯定的，樣子不像在說假話。

老會是善觀別人氣色和神情的，且又多疑，所以忙問道：「一些什麼？說來聽啊！」

「還不是關於你已接受校長之聘，下學期就是我們的教務老爺的事嗎？」老林開門見山的，一面又在注意老會的舉動。

老會開始有點不安了，可是仍強裝微笑，搖着頭道：「又是廢話了。」

「什麼廢話？」老林認真的，「官方消息難道還會假？」這話在多數的老會腦裏的作用可不少。他想，若非校長已把消息漏出去，怎麼老林會說是「官方」。他幾乎要急出汗來，但為了不把心事讓人窺見，所以用了懷疑的口吻問道：「恐怕是消息靈通界的另一次誤傳吧？」

「還甚麼誤傳！你老婆的話難道還不可靠嗎？」老會這下可轉變為喜了。他把胸中一塊大石放下之後，用輕鬆的口氣說道：「可見你又在胡說。」

「我看，還是直認不諱吧。我老林也不是想跟你爭這塊骨頭

「請什麼客？」老會急不擇詞地反問，但隨即也就明白這話的意思了。但他仍裝做索然不解，有待啓示的樣子。

「下學期高陞了，還不請客？」老林一貫道破，爽直地而又滿臉笑嘻嘻地。

「唉！又提那個了。你就愛聽別人胡說。你想，即使校長真的有意聘請我，我也怎麼會接受呢？老兄，你想想，我怎麼會接受呢？」

老會皺着眉頭說着，樣子顯得倒十分誠懇，似乎更求老林同

「老兄想？哈哈！」老林指着自已，「我想呢，老林不是傻瓜，錢多，工作少，地位高，又有人拍馬，他不要，我才不信！」

「不信，以後等事實告訴你好了。」老會有點不勝其煩的。

「老會，你這人一點也不爽直，對我老林你也何必這樣吞吞吐吐。我的事可以跟你坦白，你的事就偏要跟我保守秘密。還是痛痛快快告訴我，那麼改天你請客之後，我回頭請你看模特兒。」老林仍是喋喋不休地。

「我早已坦白告訴過你，我絕不會接受的。你就不相信。那

「我早已坦白告訴過你，我絕不會接受的。你就不相信。那

。你別以為老婆就靠得住。她會把你的事告訴別人，別人難道就不會再告訴我？這不是笑話嗎，所以，我一向主張『打游擊』，不討老婆，就是這個道理。」

老會剛鬆弛下來的面孔現在又緊張起來了。雖然這句話未必就是真的，但她老婆多嘴却不是假的。他真想立刻回家給他老婆一個耳光，然後才問個究竟。老陳不等老會答話，又接着道：

「而且，校長本人也會告訴過我。老實說，倘不是虧我平日多替你在老頭子面前說幾句於你有利的話，恐怕這次也沒有這樣順利吧！」老陳很自負的把話擠出口，似乎已經把對方的秘密全部揭破了似的。

這些話給老會的打擊可真不小。他把那副很難為情的臉漲得紅紅的，顯得十分窘困。老陳這一刺可以說是措得很準，正中對方要害，使得他再也啞口無言，只好暗智默認了。然而這時的空氣却似乎凝滯了，弄得兩人都不會開口。幸虧剛好就來了一個人，帶了一陣清風把這股悶的空氣吹散了。

「老陳，今天非請客不可了。」從咖啡館前面匆匆的跑進來一位鶴髮雞皮，個子矮瘦，態度自若的頭家。他見了老陳就拉高嗓子的嚷着。

「請客的人在此。」老陳猛然把頭抬起，本能的指着老會。

「啊！你也在此。兩人都應該請，都應該請。」他說着，就在老陳旁邊坐下，一面又大呼「

酸柑水，要鮮酸柑。再來兩瓶啤酒。」

老會這時如遇救星，有餘暇可以搜索一些對付老陳的話，但也仍不能回他的安祥。老陳是靠不住的，所以難保不會將這消息傳出去。若這件事讓大家都知道，對自己那是很不利，說不一切安排都會前功盡棄。但亡羊補牢，尚未為晚，唯今之計必須設法把老陳的口封起來。當老會正在這樣做「絞盡腦汁」的計議時，那位頭家却正經的對老陳宣佈道：

「老陳，我這回不再是跟你開玩笑了。我再也不放過你了。」

「請客，那不過是小事。可是你得說出該請的道理來。」老陳也慷慨的說。

「肥肉送上门下酒，還能不請客？你看我老金可有這份福氣？」

「呸！那種賣不掉捨人不要又臭又鹹的東西，你說是肥肉。你也太瞧不起人了。」老陳憤憤抗議道。

「怎麼說我老兄看不起你呢？老實說，我老金倒覺得挺不錯的。」老金忙解釋說。

「我也可以老實告訴你，我老陳絕不會不要臉到要那樣的女人。」老陳很清楚的表明了他的立場。

老陳向來最忌人家問起他是否有愛人的話。雖然在尊中學教了已三年書，大家還不清楚他畢

竟結過婚沒有。他有時告訴人說他未婚；有時却道他在K城尚未結婚。在K城未婚，在別地是否就沒結過婚，那就很可懷疑了。他更怕人家說他沒有對象，爲了信譽起見，他總得把許多時間花在幹「劈謠」的事。

「當然了，像你們那樣，怕沒有女人呢？學校女生那樣多……。」老金半諷刺地道。話猶未了，老會便插進一句：

「這我可沒份啊！老陳的手段那當然是不會弱的。」

老陳佯裝無聞，說道：

「找女生不算高明，我一向就反對師生談戀愛。不論男女同學，爲人師者都得一視同仁，決不容有絲毫偏愛。至於說，結婚與否，那是我自己喜歡，我……。」

「別多嘴囉。」老陳向來正經得很。誰個不曉。何需再加說明。」

老陳知道老會話中有刺，於是也反擊道：

「你也別假猩猩了。即使我老陳偶然揩揩油，也算不了什麼大事。把考卷來在情書中向女生求愛，那才丟人臉呢！」

這一着可把老會氣得臉都發青了。話雖沒有指破是誰，可是局中人自然明瞭。他碰了這一釘，正待發作，又恐老陳不留面子，再道出下文來，弄得自己不能下台，所以只好按下不敢再在火上添油，多討沒趣。老金却不知話里有文章，忙問道：

「是那個寫的？那個寫的？」

一接着又批評說：「那實在是教育界大污點。難怪僑教越來越不成樣了。」

「有人寫就是了。這人還常跟你喝茶呢？」

老會此時惶恐極了，好不容易才想出一句話把問題支吾開去。

「別人的事不管吧，我們還是言歸正傳好。」老會提議說。

老金是個聰明人，一見老會的神情和說話的態度，立刻就猜中那言外之意了，恐怕再問下去，大家面子都過不去，所以很機警的附和老會的提議道：

「是是，別人的事不談。我們要問的是老陳到底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要……。」老會跟着老金的口氣說。

「結婚，是嗎？」老陳自己道出了。

「對了，對了。」兩人異口同聲的。

「我老陳在真人面前從來不說假話。假如不是雷燈絲不亮，我早就……。」

夫雷燈絲不亮者，即性慾不強，陽物不舉也。

「那又有什麼關係！」老金說。

「沒關係？假如她天天打氣，我可更命了。再說，燈絲不亮，未必就有氣。別打了『阿郎阿郎』反惹了地的埋怨，那我可受不了。」

「傻瓜，何必如此過慮？到時燈絲自然就會亮起來。因為東西常用，往往會更富效能的。這道理是極普通的。」老金鼓勵老陳說。

「不行！那太冒險了。我寧可繼續畫地圖，打手槍，或者偶然打打游擊來得省事。」老陳很堅決地。

所謂「畫地圖」者，即遺精是也。「打手槍」即「手淫」。

「打游擊」即「游而擊之」，與「正規戰」有別。用現成的話就是，找野雞。據老陳謂，他是地理教員，無法不天天畫地圖。而自由於他善於觀察地勢，所以最

適合「打游擊」，至於「打手槍」，不過是一「打游擊」的一種準備而已。

咖啡館一早以來都是冷清清的。冷不防這時竟有笑聲從才透的桌子傳來。老陳忙往右邊一看，那裏正有兩位青年正把眼睛往這里拋過來。老陳皺着了他們的視線，立刻就將頭縮轉過來，向兩人作了個鬼臉。老會也斜瞥了那兩位青年一眼，臉上也立刻感到熱辣辣起來。老金還想多話，立刻就老陳一個手勢阻止了。老會也許怪自己一時太高興，不會注意到有人進來，而糟的是那兩位來者還是自己的學生。雖然他並沒擔任他們的功課，難保他不會將剛才的話傳給旁的同學聽呢？那兩個學生大約也不大好意思，隨即付了賬就跑了。

「哈！哈！哈！」兩個學生去後，三人相視片刻，然後不覺都大笑起來。

倒是老會多慮，先聲口道：「不知他們會把剛才的話聽

去沒有？」

「他們是幾時來的？」老陳也問。

「誰曉得呢？聽去又怎樣？他做什麼？」老金滿不在乎的。

「不行！教育飯不是容易吃管的。這與我們的『尊嚴』和『地位』都有關，尤其是老會，他正要升做……。」

「別老是把老會拿來做你們玩笑的資料了。」老會裝做要發脾氣的樣子。

「陞做什麼？那不是真的要請客了嗎？」

「別聽他胡說！沒有的事，沒有這事。」老會忙分辯道。

「可不是嗎？升做教務主任，加官進祿，還可不請嗎？」

這把老會真的氣壞了。老陳實在多話，但又有什麼法子可封住人家的口呢？呆了半天，老會才勉強擠出一句話，同時也打聽老金的一些消息。

「算了，算了。請一頓又算什麼一回事呢？不過我倒要知道老金近也得了什麼機會沒有。」

「對！對！他一直探聽我們的事。他的事也該和我們坦白一下。」老陳好像剛被提醒的附和說。

「我老不死，還會有什麼機會？你們年青，而且近水樓台……。」

「不會這樣吧？何必那麼客氣。知君莫若我，我看你人雖老，但是心却未老。而且你有的Money，那怕會沒有呢……。」

「老陳打趣說。」

「不！我說老實話，真的幫

有。」老金一面說着一面起身就要走了。

「我們改天再談吧！我有事情，非走不可。」

「不行！不行！沒有這樣便宜，先把話說清楚了再走。」

兩人都一齊把老金按下來，不讓他走。

「好，我說罷。」老金知拗不過，只好敷衍道：「最近的機會是跟大雌吵了一架，跟三姨太跳了一次舞。」

「不行，這全不對。大雌老虎你也敢惹她嗎？笑話！恐怕是被霸跪了一夜吧！」老陳單刀直入地。

「這話，你只好背了你老婆說。上次她跟你約法三章，你還不都依了她。那樣的事都不敢和她吵，還要說別的。」老會也同樣不留情。

「是那三章呀？說來聽。我尙蒙在鼓里。」老陳很熱心地欲知道。

「那是屁話，聽不得。」老金忙阻止。

「誰說聽不得。第一，每天晚上九點至次日晨八時都要在她房里，不准外出；第二，討小的須得她的批准；第三……。」

「算了，算了，再造謠，我可不容氣了。」

「好，我們答應，那個可以不說。」老陳寬恕地：「不過，我要問你，『沙離巷』那個弄到手了沒有。聽說，她母親是要的，你也願意把價錢再提高些，只是她本人不肯依，是不是？」

「那個賤貨，我早已死心了。我老金有的是錢，她不要難道我就不能轉目標嗎？」

「據說，新目標是XX劇團的一位女主角，是嗎？」老會問。

「那也沒有成功。」老金不熱心地。

「不但沒有成功」老陳說，「聽說她還罵你想吃天鵝肉呢！」

「這媚子，真可惡，我連看都不要看她。」老金憤然地。

「喂！老兄，你也未免太過份大膽了。你想，人家正紅得發紫的時候，怎麼就會嫁給像你這樣的老頭子。你也不自己照鏡子，就亂撞一遍。再說，即使討來了，這樣年青，太太們爭風吃醋不用說了，難保你的阿大二不會來揩些油水，那時，別弄得父子也鬧起來，可就笑話了。」

……老陳控告地。

「這些我可不管。肯不肯，由她決定。成事在天，謀事在人。」

「我還是勸老兄早死了這條心罷。年紀已這一把了，孩子都比姨太太還大了。太太又有那樣七八位了，難道還嫌不夠嗎？而且聽說，外傳你在放高利貸，壓迫和剝削窮人，對公益事業毫不熱心……雖然這也沒有什麼，不過，一般人一有了錢就得顧到名譽，我看你還是不妨丟了幾個錢在社會，撈一點名望。」老會好心的勸着說。

「我也這末想。」

「恐怕未必吧？」老陳半冷笑的說，「你這人說話一些也不可靠。那天，我問你可有房子租，你就說沒有。後來世界歌台的小姐們去問，就立刻有，而且還跟她們裝上電風扇和冷氣設備：

：我看你這心啊，是不容易死的。」

老金覺得他們都在揭發自己的陰私，無心戀談，不待他們有機會再說下去便藉詞道：

「你們總拿我來開心，改天再與你算賬。」

說着，老金逕自走了，他們兩人也不強留，可是剛走出門，他又回來說：

「別忘了，你們兩位都該請客的。」

老金去後，兩都會心的笑一笑。這一下，又把話題轉回到學校的事了。在老陳的強調厲色之下，老會終於屈服了，並且把自己的事情也全盤招供出來。爲了滿足老陳的心和塞住他的口，老會和老陳達成了一個互惠的協議。老陳答應替老會的事情保守秘密。老會却同意下學期當任教務時給老陳以下的利益：

(一)老會在編功課表前須先通知老陳。

(二)老會須無條件遵照老陳的意思編排老陳的功課。

(三)學校功課節數如有剩餘，老會須給老陳兼任最多額外節數。

(四)老陳的一切學生作業，老會不得檢查過問。

這個談判完全結束之後，兩人才由咖啡館出來。老陳如打了一場勝戰，得意地和老會告別，往左邊馬路走去。老會雖然吃了敗戰，但還不至狼狽太甚。把事情這樣辦後，心里也鬆了一口氣。但他走了幾步後，老陳的影子又在他眼前出現，他又開始懷疑事情是否在半途變卦起來。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

戰鬥的魯迅

葉 談

去知道生命，而且去愛護生命——羅曼羅蘭

時光很快地，魯迅先生已去世十七週年了，對着這一位偉人的紀念日，我們難道肯默沈嗎？但是，在此時此地的環境里，叫我們要用什麼心情來紀念這位偉人呢？

歷史終於給魯迅先生留下了一頁崇高的評價。魯迅先生生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社會里，他善於應用剝的戰鬥，向着封建的舊社會無情地攻擊，竭立地暴露現實社會的黑暗，他以雜文來對着舊社里的人物冷潮熱諷，猛烈地抨擊舊人物的可恥，他爲了要醫治人民腐敗的思想，奮觀念，以一支戰鬥性的禿筆，揭發了舊社會的種種醜態，他不爲威武所嚇倒，他不跟敵人附炎趨勢，他不爲一般圍勸他的人所屈服，不妥協，世不投降；這是魯迅先生追求真理的偉大精神，表現了面對現實的最大勇氣。他爲了不要眼看着中國人民在頹廢的泥沼中漸漸地沉淪下去，於是伸出了他的援助的手，他叫醒了他們的迷夢。在中國之學史上，魯迅先生留下了燦爛的一頁。

我們知道，任何人都不能拒絕時代潮流的衝激，誰不緊跟着時代潮流向前跑，誰就會受到時代的嚴格地淘汰。因此，魯迅先生在中國黑暗的社會里，他不逃避現實，負上了重大任務在自己的肩上，他開始以「敢說，敢笑，敢哭，敢罵，敢講……在這可咒咀的地方，咒咀這可咒咀的時代。」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是在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在「狂人日記」裏他喊出了「吃人的禮教」和「救孩子」的呼聲，開始了反封建的工作。其後又發表他初期的作品「藥」；「藥」的內容是描寫善良的老栓爲了要醫治兒子小栓的肺病，他不求醫生，只靠着迷信；以犯人的鮮血染在血饅頭來醫治他兒子的病，但是小栓也莫明其

妙地把人血饅頭吃下去了。這種種血淋漓的現實，怎能使魯迅先生沈默呢？因此，他在迂迴曲折的道路上找出了火種來給無一個善良的人民；在黑暗的舊社會里，種種的阻礙使他純潔高善的靈魂，鍛鍊得比鋼更強的意志，和充滿戰鬥的生命毅力。

其後，他又發表了「孔乙己」，描寫文人的沒落。又「故鄉」裏告訴了我們中國農村的破產，以及農民生活的困苦，並且魯迅先生自豪的是「阿Q正傳」已經譯成了好幾國的文字。「阿Q正傳」裏體現了中國人底一般的弱點與性格。

魯迅先生是現實主義的作者，他的作品是透過了他的戰鬥的生活，所以他的無一篇作品都有他的價值，無一篇作品都是嚴肅的。

魯迅先生一生所寫的作品實在不算少，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一幅永不可磨滅的影像。在他的作品裏，小說方面有「吶喊」與「彷徨」，雜文有「魯迅雜感集」，小品文有「野草」，翻譯文有果戈理的「死靈魂」，又整理「中國小說史略」和「小說舊聞抄」等等。

魯迅先生吃的是青草，榨出牛奶來餵中國人民的靈魂，現在他的種子已經在開花了。盡管有些踏着死屍的無恥文人，把魯迅罵成瘋子，但是魯迅先生在每一個有血氣的青年的心靈上開花了。魯迅先生的死，是對崇高評價的開始，他所留給我們的指示，也正如我們所要實踐的，三十年來魯迅先生所走過的道路，是我們青年入的道路；現在我們不但紀念魯迅先生的偉人精神，同時我們要向魯迅先生學習和看齊！

（稿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九日魯迅十七週年紀念夜。）



倘若有人問我：「你最懷戀的是什麼？」

我可以直率地告訴他：「我最懷戀的是我的故鄉。」

真的，一推開記憶之門，我就瞥

見屋前那棵菓樹，它不是曾經偷聽過爸爸說過的許多故事？還有屋後的小河，不是依舊存着兒時的笑影？每天，我都和小友伴們嬉戲水中；有時却與緻勃勃地戴起草帽，挽起布囊，在炎日下捉魚蝦。忙累了，便躺在草地上開始挖掘彼此天真的好奇心：

「你知道白雲是什麼做成的？」

「葉兒爲什麼會由青色變成枯黃？」

「怎麼會有白天和晚上呢？」

「怎麼？……」

串串的疑問，引起了極烈的爭執，但一會兒又嘻嘻哈哈地忘棄了。

每逢佳節，我更是快樂。穿

起新的衣服，儼然是個天之驕子

，尤其是八月中秋，成羣結隊地提着花燈遊行，手牽手，肩並肩的當兒，那懂得人間之哀愁？

等到再也跑不動時，便把花燈統統都吊高並排在一起，然後才屈地而坐，津津有味地，聆聽老鄰居述說月宮嫦娥的神話，月光，星光，燈光，燭光，與我們的笑聲喧語溶化成一片，記得「月到中秋分外明」此語，是以前爸爸常喜歡說的。現細嚼之下，似乎有點道理。

雖則我是個倔強的孩子，但往往深夜從夢里醒來，總是驚啼，惹得爸滿懷傷感：

「唉！怪可憐的，如果你媽在多好！」

「媽呢？」貯滿眼眶里的淚水，那滴不是一滴

求着母愛？

「在天國。」

「那兒？」又是至誠的淚痕，

「你還小哪，乖乖！長大了，你便會知道。」於是，在無數的吻，無數的安慰，無數的催眠曲中，我再度悄然入夢，同時逐漸地成長……

感激父親，他給了我數不盡的愛，使我明白怎樣去愛自己，更懂得怎樣去愛人，

「不要太自私，把你所受到的愛與祝福施予他所需要的人，那麼你將會得到更多的愛。」這是他臨終的話，我永遠也不會忘記。

如今，——隨着理想的召喚，我負起愛底行囊及一份倔強的信念，離開了家鄉。匆匆地，已是兩年的時光了！

兩年來的跋涉，我開始體味到：人間到處都是冷酷的地獄，唯有家才是溫暖的天堂。正是「海天萬里身徒寄，羈旅忽見燕南歸，游子何時買棹回？」

每每夜濃人靜，只有我孤獨地擁着幾縷鄉愁，翻身又翻身，輾轉又輾轉而至天明。

唉！游子的心緒，誰能了解？怪不得杜鵑常悲啼：「歸去！歸去！……」

稿於失眠夜

鄉愁

作品 · 毒素 · 默睜

倘使藝術，沒有擴大人們的同情心，那麼，這藝術，在道德上就全然沒有貢獻了（喬治·艾留特的話）。

在這沒有什麼書讀，在人們極需要讀書的環境裡面，寫作品的或稿藝術的人，倘全然無意貢獻於社會的善，或沒有一點藝術的良心的話，其書的產生，其藝術的製作，的確是一種罪惡（杏影語）

罪惡產生的動機，無非是爲着美麗的金錢；得到美麗的金錢，更可大胆把毒素散佈給人們；人們中了毒，佈散毒素的人，才可隱固他們的地位站在人頭上享福！

(一)
在那遙遠的地方，月光戀愛着海洋，人民保護着家鄉。

在那遙遠的地方，陽光普照着大地，江河的禍水再也衝不出人民用血汗築成的提防，河水裡，雖然流着千萬年來人民的血淚，但是，什麼人也想不到血淚換來的是無數人的歌聲；歌聲裡蘊藏着的是無數的力量。

在那遙遠的地方，蘊藏着的是無數的富礦；富礦裡有着許多不可告人的故事，這些故事只有那些屬於「她」自己的孩子才知道。

在那遙遠的地方，從前的沙漠，如今已變成草場，如今的草場上，雖然烙下無數牧羊姑娘的脚印，但有什麼人想到，在那些牧羊姑娘的脚印下，却埋葬着許多壯士腐爛的屍首。

於是，草場上有了菓樹，且別管這些菓樹的種子從那兒來，如今，這些菓樹已開花結果，有什麼人會想到，沙漠也會變成草原？更有什麼人想到，這些花菓是用多少生命爭換來？

(二)
在那遙遠的地方，白鴿飛過屋頂；樹上幾聲鳥叫，稻田裡，只看見農夫們灣着腰。

流汗的人收穫在田園裡，流血的人收穫在沙場上，流淚的人，只能停留在醉生夢死的天堂。

在那遙遠的地方，希望隨着稻田裡的稻草仲長，如今，人民用希望代替了埋恨，希望如果有生起翅膀的一天，希望也會飛過高山，越過海洋。直衝進你們的胸膛。

在那遙遠的地方，海濱，小魚嬉游雙雙，漁民泛着小舟，盪漾在汪洋，西天夕陽還沒沉下，漁民已滿載而歸，雖然，接下來就是幾聲雷响。

在那遙遠的地方，鳥兒再也不會寂寞了，

不會歌唱的鳥兒也會鳴叫，不要以為鳥兒鳴叫的曲調是不會和諧，春天裡的鳥兒鳴叫的聲音比深夜笛聲還响亮。

在那遙遠的地方，有的是鳥語花香。

(三)
在那遙遠的地方，還蘊藏着一個火種，魯迅說：火種還在，火是不會滅的。

所以在那裡的山林間，正在燒燃着熾烈的火。火是會發光和發熱的，於是光和熱驅逐了黑暗，那邊，山的那邊，已經被火照得光亮，雖然太陽還未曾升上來，可是，黎明始終會吐出光來的，即使那邊的山多麼高。

在那遙遠的地方，火光代替了一切。即使你不會燃燒出火焰，也得圍着火光悠然跳躍，不管你跳的舞蹈像搖船還是種稻。

在那遙遠的地方，火光圍着山嶺走，山嶺却戀愛着火光！而火光也照亮了整個山嶺。於是，黑暗再也不能躲在山嶺的後旁。

(四)
在那遙遠的地方——
草場上雖烙印着牧羊姑娘的脚印，但脚印下却埋着無數壯士的屍首。

雖然月亮戀愛着海洋，但火光也圍着山嶺轉，山嶺也戀愛

着火光！

在那遙遠的地方——
稻田裡，只看見農夫們灣着腰。

海濱，小魚嬉游雙雙，漁夫們駕着小舟，從遠方歸來。
在那遙遠的地方——
不會歌唱的鳥兒也會鳴叫，不會燃火的人，也會舞蹈！

在那遙遠地方的

筆 品



你是誰

綱筆

1

你是誰
 你從媽媽底懷裡走出來
 你是誰
 你從敵人的手裡逃出來
 你是誰
 你是許多人與許多人中的一個
 你是誰
 你從這許多人中擠出來
 你是誰
 你究竟是誰呀

2

告訴我，請告訴我呵
 我從什麼地方來
 你從什麼地方來
 爲什麼
 你住的是高樓大廈
 我住的是茅舍走廊
 一樣是人呵
 幹嗎要隔道牆
 你的媽媽就是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也同樣是你的
 大家是兄弟呀
 ！——你忘記了
 很久以前我們同在一堂
 只因環境變遷
 彼此各奔西東

3

告訴我，快告訴我吧
 爲什麼
 我要以血換飯

你却坐在安樂椅上
 吹風，納涼

哦！金錢被裙帶串起來了

于是我就貧窮
 于是我要挨餓
 于是我要以
 血汗來餵飽我的飢餓
 爲什麼
 爲什麼
 爲什麼你却變了臉
 爲什麼你却狠了心
 我在工作
 你來壓迫

4

爲什麼你無人道的壓迫我的工作
 可咒詛的人呵
 你吸了我的血
 可是，你沒想到
 你所吸的血
 就是自己的兄弟呀
 啊！兄弟你做錯了
 告訴我呵
 我的家在那兒
 告訴我呵
 我的罪在那兒
 （天堂的地板就是地獄的天花板）

這裡是（地獄）柳是（天堂）
 到處是真理的反面
 暗無天日的地方
 到處可看見鞭撻，壓迫
 到處可聽見飢餓，呻吟的聲響
 告訴我

這是什麼地方
你活在什麼地方

5

你是誰

你貪生怕死

你是誰

你脫離羣衆

你是誰

你沒有靈魂

你是誰

你是金錢的奴隸

你是誰

你究竟是誰呀

五三年九月重修

古老的樹 蔡兄

窗前街邊的草地，

！！你知道：

它經歷了多少個暴風雨摧殘的歲月？

它經歷了多少個連連苦戰的歲月？

它一直頑強不屈地抗爭求生，

遭受了多少雷殛的傷痕？……

而今，你看啊：

在母親的苦難的土地，

它越發根深蒂固，它越發枝葉繁茂，

在那酷熱的曝日下，

驕傲地昂頭瀾視，閃爍着一片活潑的

綠色，

發揮着無窮的生命堅韌的戰鬥力！

啊！古老的樹！

你的年紀雖然老了，像老人一般地老

了，

但你的生命顯得更青春，活得更堅強，

像年青的戰士充着反叛的勇氣，

向着罪惡的世界，

呼嘯着抗死求生的決斗！……

懷亡友

陳魯超

當半島天空黯黑似漆，

你被野獸拖入了陷阱，

從此像石子投入了大海，

永不再聽得你底笑聲。

椰風吹送着友人底懷念。

蕉雨滲流着親屬底淚珠。

然而，朋友啊！

你去了永不回來。

× × ×

你會對魔鬼大聲詛咒。

而自身却遭了魔鬼底毒手。

十七年短暫的生命。

而今只留下一些幻影。

青山罩上了層層慘霧。

何處尋覓你永眠的黃土？

在漫長的人生途上，

光明失去了它一個信徒。

× × ×

無情的逝水，

又流掉了數年歲月。

昔日猙獰的惡魔，

已斂起兇橫的淫威，

然而，朋友啊！

你却永不回來。

拾起截截枯枝，

牽不盡如絲往事，

在瀰漫寂寥的清晨，

我為你草成一章小詩。

（爲紀念已故亡友林國強而作）

互助

明之

我是燈塔，

你是火種，

你把我點着了，

我將永恆地發着光，

照耀着在暴風雨中

來往的船。

怎樣來認識中國的歷史

陳 秀

中國的歷史，大概可分為四個大階段來說，第一個階段是從遠古開始到秦朝；而第二個階段又從秦、漢朝起到南北朝；第三個階段是由隋朝統一起到清朝「庚子」戰爭；第四個階段再由「庚子」戰爭開始到現在為止。

先說第一個階段，從遠古（公元前三千年）起到秦朝（公元前二二一年）。而照着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應該由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權封建制度的成立。

在很久的五六十年以前，我們人類的祖先，已經由「猿人」進化和發展而來了。雖然上帝忠誠的信徒會這樣說的，人是上帝把泥土捏成有靈性的動物，人是上帝創造出來的。但是我們不信這無科學根據的傳說，因此，仍照人類是「猿人」進化來的學說來說人類的歷史，雖然已有五六十年悠久的時間，但是我們近代人所能夠曉得的，比較詳細的真正的生活史，也只不過僅有五六千年的而已。

人類最初時期的生活，可說是在蒙昧時期和野蠻時期裡過着很長的時間，後來由於勞動工具的發明與進步，因此，人類便走向了初步的生產階段，社會組織也隨着進步了。最初，人類是過着團體的生活，因為那時是洪荒時代，由於一切野獸的兇猛，而人類用以抵抗的武器，却是一些簡陋的東西如石塊和木棒之類，爲了謀生存，因此非羣居不可了。而這一羣羣的人便叫做原始羣。當時的社會組織是沒有私有財產，沒有窮富貴賤的階級，也沒有剝削的存在，而人類都過着共同勞動共同享用的和諧平等的生活，於是便稱這爲原始公社的社會，不久，氏族組織便出現了，所以我們又稱這爲氏族社會。

中國古代歷史的傳說，四千多年前的黃帝，可能祇是當時中國氏族社會中一個賢良英明的酋長而已，據說，黃帝的種族是遼遠的西方

遷移入中國的，後並散布居住在中國的西北部，不久戰勝了當地的種族，並佔領了土地而安居下來了。

起初的社會，由於分工合作，女子便負責管理牧畜和種植，男子外出打獵和採摘野果，所有收穫便由女子保管和分配各人，因此造成母權大於父權的社會。當時作兒子的通常只曉得其母，而不知其父，造成倫亂雜交的性生活。後來經過了傳說中所說的唐堯、虞舜到夏禹的時期，時因村落與村落之間，或氏族與氏族之間常常發生戰爭，由於氣力的大小，男子都當戰士了，而強大的氏族戰勝了弱小的氏族，並佔領土地，劫奪物產，屠殺俘虜，形成互相殺伐的混亂社會，後來戰勝的氏族，就把俘來俘虜，壓迫他們參加勞動生產，戰勝者便當奴隸主，於是母權大衰而父權興盛，而當時的社會制度也跟隨着由母系氏族制轉入了父系氏族制的社會了。就在這個時候，原始公社制便破壞而崩潰了。

商湯革命的成功，歷史下就開始了第一次出現了一重強制性的政治權力的國家。同時，在這時期中國的歷史也變了，就是說人類的的生活已經離開了「蒙昧」和「野蠻」的時期而轉進所謂「文明」的時期，然而不平的奴隸佔有制度也乘着這轉進的時期正式的成立了。青銅的使用在這時也極廣盛，同時，農業和手工業也開始發達起來，可惜惟有牧畜業却開始往下坡走。而物質交換的商業貿易，在這時却由金錢買賣的商業所代替了。也有文字的發明了。

當商朝統治了中國人民前後有五六百年之久，但是終爲在陝西長安縣西南地方興起的周朝所代替，繼續統治着中國人民。因此中國的封建制度社會也便在三千年前出現了，到了周幽王當政的時候，周朝始爲異族犬戎所戰敗，而幽王的兒子平王就把京都往東遷到洛陽，建

立了東周的政權。這時，人民也曉得鐵的使用法，於是對於勞動生產的力量更加進展了，可是那時社會矛盾也跟隨着發展。

在春秋戰國五百年之間的時期，衆多的諸侯都爲了爲佔土地的問題，於是互相殘殺，互相併吞，而戰亂不停，人民的遭殃是不堪設想了。後到公元前二二一年，戰國七雄始被新起的秦前後所戰敗而滅亡了，在中國歷史上也就開始出現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官僚主義封建制度的大帝國。

第二個階段，從秦，漢朝起到南北朝，時間是公元前二二一年到公元五八九年。照人類社會發展史來說，這個階段還是封建制度的社會，而發展過程是從秦大帝國成立，經漢朝向外侵略異族到外族來內侵。

當秦始皇起來統一中國後，獨裁的他便實行了中央集權官僚主義封建制度——「郡縣制」。也就是中國初期的封建社會轉入專制的封建社會階級的開始了。

秦朝人民，在專制的正權統治下，因受不了重重的剝削和壓迫，而激怒陳勝和吳廣等爲首領的農民大叛亂（或者說農民運動！）把僅統治中國地方和人民的只有十五年壽命的秦從此推翻了。然而滑稽的劉邦乘着此難得的機會，欺騙地利用農民大眾的力量取擄自己的政權。但是兩漢的政權，實際上定是秦朝政權的繼承和發展而已。

由於封建地主霸佔生產手段（土地和農具），廣大的農民失去生活的土地，遂爲了要生存而爲地主耕種，旅是生產力集中於封建地主手中，形成了農莊經濟。但是生產力不斷向前發展，商業資本也因此發展了，遂造成了漢武帝向外侵略異族和開闢西北商路的主要原因。於是土地兼併，商業資本和高利貸的榨取，都顯出空前未有的增盛。但是對於廣大的農民却有過重的賦稅和征役，迫使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着，然而，壓迫力壯大而反抗力也倔強，農民到了無可再忍的時候，便爆發了「平林」，

「亦眉」和「黃巾」等農民大起義了。

當「黃巾」被撲滅之後，遂成了魏，蜀，吳三國瓜佔天下的局面。然而最後終爲晉朝所統一了。經過長期間的內戰，生產力被摧殘，等到西北方的蠻族入侵，竟毫無力量抵禦。

漢族的地主集團——東晉政權，經過宋，齊，梁，陳等朝所更代，而這四朝我們合稱爲南朝，同時北部中國淪陷於內侵的異族統治下，「五胡十六國」統一於北魏，後又分東西二魏，爲北齊北周所篡，這合稱爲北朝。而這二百年存有對立的南北朝，終爲楊堅建立的隋朝所統一。

第三個階段，從隋朝統一（公元五八九年）到清代鴉片戰爭（公元一八四〇年）。由封建經濟的發展到西洋資本主義國家的侵入。

隋朝統一整個中國後，也像歷代的政權一樣，只增加剝削和壓迫人民，加重人民的負擔，激憤了人民大眾更普遍的叛亂，但是人民大眾辛辛苦苦鬥爭的果實，却被一個封建的首領——唐公李淵所竊取，而建立了唐朝。

隋唐時代的封建經濟是繼續向前發展的，因此促使幾百年來屢次受戰爭所破壞的生產力，能够得到恢復和發揚的機會。這時，農業也恢復了牛耕。手工場也出現了，遭受地主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的農民，往往從農莊逃出從事於手工業，於是手工業的工場裡有雇傭工人的存在，同時出現了同業行會。使封建的農莊經濟轉到城市經濟，但是行東對於工人還是一樣的榨取和壓迫。由於商業資本的興盛，推動當朝的統治者向外開闢貿易商路，造成了唐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武功最興盛的時代。

但是唐朝的政權却由於「藩鎮跋扈於外，宦官專制於內」而逐漸削弱了。在九世紀末葉，社會基本的矛盾總於爆發了，成爲黃巢農民的大暴動，而地主集團的政權無力鎮壓這像洪流的大暴動，於是不惜領土的宗權，爲了保全自己的政權，請異族武裝來助平亂。雖然黃巢之亂被平定了，但是唐朝的政權也因「平亂」

而瓦解了，承繼而起的是五十年軍閥大混戰的時期——五代十國。

趙匡胤起來建立了宋朝，在政策上提高了中央集權制。擁有小量土地的農民經濟的發展，促進宋朝農業的發展。手工業也由農村手工業進展到城市手工行會的時期，紙幣也因商業資本的發達而產生了。

北方游牧的種族遼夏，金都成爲了保全剝削人民的政權，多半主張妥協投降。他們不爲自己漢民族而羞耻，還不惜的公開啓敵人作傀儡，當走狗，屠殺愛國志士和殘殺抗戰的領袖，如秦檜以十二道金牌招殺岳飛之事件。十二世紀初葉，又重新出現了漢族的政權——南宋。十三世紀中葉，漢族又全部淪陷於蒙古人殘暴的統治下，遂造成第一次全中國亡國慘慘的局面。

在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統治之下，漢民族到處都遭受殘酷的虐待並淪於被壓迫和奴役的慘境，但是不到九十年，元朝統治的政權便被披着民族運動外衣的農民革命所推翻了。

朱元璋建立明朝，但是政權實際上仍是宋朝政權的繼承者。後來由於政治腐敗，宦官的操縱政權，倭寇鞭鞭等外患屢起削弱了明朝統治的力量。明朝一代的農民革命起義，從不會完全平靜過的。到十七世紀初期，農民革命爆發了，以李自成，張獻忠等爲首的而被執政的大官僚目爲「流寇」大叛亂。吳三桂只愛美人不愛江山塗抄襲了歷史上老調重彈的老辦法，「勞駕」異族滿清入關平亂，因此明朝的政權也因「平亂」而爲清朝代替了。造成第二次中國亡國的局面。

滿清對待被征服的漢民族，執行着極毒辣與無人道的手段，都是空前未有的。而資本主義的因素，却在中國的封建社會的母胎中日益成長，同時，舊社會的勢力却在日益趨向沒落，但是正在這一成長一沒落的過程中，中國資本主義的幼苗，促進受到一八四〇年西洋資本主義暴風無情的襲擊——「庚子」戰爭。

第四個階段，中國不循着社會發展原則的道路走，而轉灣經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才

到現在。

「庚子」戰爭（公元一八四〇——一八四二年發生的戰爭）之後，中國數千年來閉關自守的封建門牆打破了。八國聯軍進攻北京，訂立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公元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的「甲午之役」，起因於日本另外開端頭要侵略中國的巨邦——朝鮮，而藉口爲了朝鮮的自主權，遂與中國交戰。可是中國的海陸軍都爲日本帝國所戰敗了，結締下不平等的「馬關條約」，並割讓台灣，澎湖於日本。中國江河的人民却在淚中做了亡國奴了。

向來「家醜不可外揚」的封建中國，到這時才赤裸裸地暴露了自己的弱點，致啓列強的輕視，而地主的主權盡被剝削了。國家的政治又一團糟。清朝却以圖自強，「自我更生」。自義和團事敗，日俄戰後，人人爭說「維新」講「立憲」，並有梁啟超，康有爲等起來主持保國會，後逃到海外組織保皇黨，然而立憲運動却被革命的洪流沖洗了。一般志士鑑於朝廷的腐化無能，於是起來振發民族精神，做愛國運動，這時，革命的火勢已蔓延了全國，遂造成辛亥革命的成功，清朝從此也滅亡了。

但是却帶來了軍閥大混亂的黑暗戰爭，人民雖不做亡國奴却同樣遭受屠殺，壓迫。到公元一九一五年，袁世凱夢想做皇帝，因此喪心病狂地派親日首領——曹汝霖在同年上月九日在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約」上簽字，等於把中國整個山河奉送給日本帝國，實現他傀儡的皇帝夢。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國國民的經濟時得到進一步發展的機會，自由資產的民族工業的發展，使自由資產階級壯強起來，更企圖衝破舊生產關係的桎梏，和殘餘封建衝突，和外來資本的商品侵略抗爭。這時，工人階級開始茁壯了。

世界大戰停戰了，戰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大會」，而中國也派出代表團參加會議，並在大會上提出廢止不平等的「二十一條約」，退還山東省的特權，然而「和會」却藉口這些問題不是在會議討論範圍內而拒絕了，釀成北

青年們的音樂

賢安

「青年是國家的中堅」，這口號，在我國已經是喊得很久了；的確的，若是一個國家沒有了青年人，那麼，這個國家已經是失去了未來的「活力」。這可見青年們在一個國家裡的重要性。因此，有關我們青年本身問題的音樂，我們是不得不重視了。

在我們四周圍的音樂風氣，目前，是較為普遍了，就單拿新加坡來說吧，馬來亞廣播電台，麗的呼聲，歌台，舞廳，酒吧，餐館等都是播送歌曲的主要機關和場所，因此，我們無論在路上，在工作，或在休息的時候，總能聽到他們所播送出來的歌曲，真可以說是深入了民間。但是，讓我們冷靜地想一想：這些歌曲是我們所須要的呢？是我們的調劑品嗎？不，決不是的，牠不但是我們的什麼精神調劑品，而且相反的，牠却是我們的精神毒素，為什麼呢？因為這些歌曲，大部分都是黃色小調，（好的當然不能說是沒有，不過那是非常少的），就譬如「呀呀！呀呀！」「妹呀！妹呀！」「打是痛你罵是愛」——如果沒有妳，生活怎麼過——這些歌曲難道不是麻醉品嗎？大家都知道雅片的害處，可是，這種黃色小調的害處又會差給了雅片多少？這種萎靡的，色情的音樂，將使我們欠缺了青年的抗爭毅力和奮鬥的力量，這是非常危險而可怕的。這對於我們自己應該有所警惕和覺悟。

照這樣講起來，或者有人要問：那麼，到底怎樣的歌曲才算是非黃色的，沒有毒素的，不萎靡的歌曲？是的，我們是必需選擇的，一首健康的歌曲，最少也得基於下列的幾個條件：

(一) 有意義的歌詞——有意義的歌詞好比是一本文藝作品；卑鄙的，沒有意義的歌詞正如一本色情的黃色小說。

(二) 歌詞的意義和曲調的旋律必需互相配合——如一首軍歌，所必需的旋律，應該是雄壯的，激昂的旋律。

(三) 伴奏必需配合於歌曲的表情（無伴奏者例外）——如一首軍歌，是不應該配上華爾爵（Waltz）的伴奏的。（當然還有其他條件，以上這三點只不過是比較顯著和重要的罷了）

現在就拿幾首歌曲來舉個例吧，像洗星海先生的黃河大合唱中的第一首：黃河船夫曲，第六首：保衛黃河，這是大家所熟悉的了，裡面都充滿了中國人民的血和肉，也表現了中國人民雄偉的力量；趙元任先生的勞動歌，也充滿了中國風味；陸雲的插秧謠也充分地表現了中國的農村情調；又如浮第（Verdi）的凱旋歌，我們不是越唱越雄壯，越聽越興奮的嗎？像這種歌曲才是有生命有活力的歌曲。賢安不敏，以上所說的，只是一點小小的意見，有差錯之處還得請各位青年們指教。

最後，我們希望負有教育責任的廣播電台及「大眾化」的麗的呼聲，多多廣播一些有生命的，有活力的音樂。

平青年學生的「五四」運動！並準備了一九二八年北伐戰爭的成功，又劃分了中國革命前後兩個時期，從此把中國民族革命引上正確的軌道，促成今日的成果。

然而日本帝國自提出了「二十一條約」之後，接二連三地向中國挑撥是非，以便乘機侵略中國的領土。如北伐戰爭的同年，日本藉口保護日僑生命財產進軍中國的青島濟南，借故生事造成中國忘不了的濟南「五三」慘案。接着一九三一年瀋陽發生「九一八」事件，日本軍閥進軍侵略東三省。一九三七年日本又進軍發動「七七」蘆溝橋事件，侵犯上海，造成中國全面抗戰。但是中國半個山河已經陷了敵人手中，而人民却在屠殺，壓迫，哭泣中準備做亡國奴了！世界各處都是戰爭的炮火在燃燒着。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然而中國却得到慘勝！

抗戰慘勝以後的中國，却成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天下。憑着他們在政治上的特權，把慘勝後的接收變成劫收，於是四大家族的財產，包括金融事業，輕重工業，大規模的貿易事業等，壟斷整個中國的經濟，使中國民族工商業廣大的及農村都宣告破產了。在這種特權的政治和官僚資本的壟斷和剝削下的中國社會便是半封建的社會，在美國好意的「軍事援華」和「經濟援華」之下，中國便成爲有獨立自主的形式，却沒有獨立自主的內容的國家。

窮人

靜揚

人物：

啓叔：一個失業的工人，

四十九歲

，人很蒼

老，懦弱

，順從，

是他的本

性，一向

以爲對人應當順從，可是自己卻被「太懦弱」斷送了職業。

啓嬭：一個封建的婦女，自認爲「女人」是應該關在家裡的

舊婦女典型，年四十五歲

應輝：他倆的兒子，在一間××洋貨店當職員，年十九歲

小輝：一個年紀只有十四歲的女

孩子，性情倔強，固執，在××中學唸書。

地點：在×埠的一間平屋。

佈景：在一間「鴿子籠」似的房子內，裡邊只有一張桌子，和數張搖搖欲墜的椅子，因煮飯燒炊等事都在房內，所以靠窗的一角都被烟燻得黑黑地，一切都顯示出這家人的窮困。

(啓幕)

啓嬭坐在火爐邊的一張椅上，手中，補着小輝的校服，啓叔滿面愁容的踱着，顯出他心中的煩燥與不安，小輝倚在窗口，看着灰白的天空，牙齒緊緊咬着嘴唇。

小輝：(轉過身)爸爸；我……

啓叔：(站住，狐疑的注視着小輝)做什麼？

小輝：(吶吶地)我……爸爸；

先生說：今天是最後一天，我還沒交……

啓叔：(怔了一下)嗯！

小輝：(要哭的樣子)爸爸；先生說；不繳不可以再……

讀書了；(伏在窗沿哭泣)讀書了！

啓叔：(搖頭)唉！小輝！別再讀了吧！

小輝：(大聲哭喊)不……爸爸……我要讀……

啓叔：(悲感)唉！爸爸失業了……那麽久，(聲音抖動)

我對不起你，我沒有能力供給你……唸書……

小輝：(痛哭)爸爸！我求……你……

啓嬭：(不耐煩)小輝！你不能再去唸書，年紀也大了，整天唸呀讀呀，「女人」可真沒這種「福氣」，你不要……

(應輝走了進來，抖一抖衣上的雨水)。

應輝：媽：你爲什麼說這種話，女孩子就不是人嗎？你們的那種時代早已過去了。

啓嬭：(瞪着眼)哼！我偏要把她關起來，家裏這麼窮，今天米缸內，一粒米也沒有，我……當了一隻蠶子才……(歇斯底里的哭着)

啓叔：(痛苦)小輝，先生說下午必定要交嗎？

小輝：(把眼淚揩乾，面上顯出痛苦與憤怒)是的一校長還罵說：窮人讀什麼書；回去替人做工……先生

也……(她仰起頭，好似在回想先生那鐵青的面孔以及校長蒼白的猴子面)

應輝：(生氣)嘿！校長！太好聽的「名詞」，見到一般窮人的孩子就罵；罵；有錢的，哼！响屁一個都不敢放，學校的經費，只管往腰包裡藏，洋樓，汽車

他那一樣沒有，還口口聲聲喊着：「爲教育而教育」。

啓叔：(面上起了痛苦的蹙擊)唉！窮人！窮人！窮人就不是人嗎？在這畸形的社會，在這勢利的人間，人們的眼中，只有錢！錢！對於窮人他們一點也不管，只想搾人家的血汗錢，只想把自己的荷包裝得滿地……

小輝：(痛苦地)爸爸！你怎麼了？

啓叔：(揮着瘦弱的手)哼！窮人不配讀書！窮人不是人！只有當富人的奴隸，狗，到處碰壁，到處被瞧不起，工作到死，所得到的只是「吃不飽，餓不死」，人生有什麼……

小輝：(憤怒)好！爸爸！我不讀了，我要工作！工作！總有一天窮人是會翻身的，你等着瞧吧！

應輝：(附和)對！總有一天！機會快到了！

啓叔：(苦笑)唉！你們……(幕下)

模特兒底故事

法·莫泊桑作
黃水順譯

在晴朗的七月的陽光下，安靜地輪着一個新月形的埃特爾達小市鎮；它有着雪白的懸崖和沙礫，還有藍色的海。在新月形的小市鎮的兩尖端，有兩個天然的石拱門凸出於平靜的海面，較小的一個在北面，像個侏儒的腳，較大的一個在南面，像個巨人的腳；而它的尖頂像塔一般地向上直伸到那懸崖上去。

在潔白的沙灘上，坐着一堆堆的遊人在欣賞出浴的美人兒。高臺上的人，有些在憩息，有些在漫步，那鮮艷的婦人的衣裳，和那紅的綠的遮陽傘，遠遠地望上去好像一座花園，萬紫千紅。

在那高臺的盡頭處的運動場上，還有其他的遊人在漫步，享受那幽靜的大自然的清新的空氣，他們遠遠地避開那堆熱鬧的人羣。

有一個青年，名叫夏尊，是個很特出的名畫家，在一輛病人車的旁邊走着，車中坐着他的憂鬱的妻子。一個佣人慢慢地推着那輛車子走，那車中的兩肢殘廢的女人悲傷地凝視着那蒼穹的色彩，那使人興奮的陽光和那快樂的人們。

他們兩人，彼此間都未交談過或相視過。
「我們在這裡停留一會兒吧！」那女人說。
他們停了下來，那畫家把個人遞過來的椅子放在沙灘上坐了下來。

遊人經過那對靜而無聲的夫婦後面時，都表示極度的同情。他們的羅曼史成了當地的民間故事；雖然她已經殘廢，但是他愛她，結果和她結了婚。
在不遠的沙灘上，坐着兩個年青小伙子，茫然地望着大海在聊天。

「不，那就不符事實了：我對夏尊知道得很清楚。」

「那麼，爲什麼他會和她結婚呢？當時她已經殘廢了，是嗎？」

「對的，他和她結婚……但是他和她結婚就像通常人一樣。因爲他是個蠢東西。」

「那應該有別的苦衷。」

「別的苦衷嗎？我的朋友，告訴你，根本就是沒有什麼別的苦衷。一個人是個笨東西就是因爲他自己根本是個蠢才。你該知道，畫家的婚姻常常是荒誕的，他們也慣於此道。他們經常跟模特兒結婚，而她們都是別人的太太之類的女人——用文字來形容，就是品質不好的貨品。爲什麼他們這樣做呢？沒有人知道。這些美術家使她們作某種姿勢後，便和她們結婚。你該有讀過多德所著的那本小冊子，藝術家的太太；——是一本書的至寶，對生命很切實，但也很殘酷。」

「就以那對夫婦來說，不幸的事却發生於一種不平常而又悲慘的途經。那女的演出一場喜劇，或者是一場通俗劇。老實說，她孤注一擲。她這樣算是誠意嗎？她愛夏尊嗎？在這種情形下，沒有一個人能說。又誰能說在她的行動中表現了多麼的殘忍和誠意？她們當時却是誠意的，但是她們的情感却變幻無常。她們熱情，或者做錯事，或者皈依，對於英雄或平庸的人，只會用感情，不會理智。說些謊話，騙騙人却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很自然的，不能控制的，沒有經過思考的說出來；雖然如此，她們也有絕對忠誠的情感與情操；從她們的決然的，意料不到的，不可理解的與不合理的決定可以表現出來，這些都是和我們的理由不同的，就是我們警惕的習慣和自私自利也和她們的迥然不同。就是因爲她們意料不到的，突然的決定，所以她們變成不可理解的謎。於是，我們常常問自己，她們有誠意嗎？還是虛假的呢？」

「喂，朋友！他們有時忠誠，有時又在做戲，因爲這是他們一部份的天性。」

「你可知道他們的選擇手段，他們選取最好的方法來達到他們的目的。這種選擇手段可說是非常複雜也可說是非常簡單。我們說它複雜是因爲我們永不能近一步的去猜想他們，但是說它簡單，爲的

是當陷落圈套的時候，我們一定會驚奇地說：「她輕輕地愚弄我嗎？」

「他們常常都有他們自己的方法，尤其是當他們要結婚的時候。」

「但是，無論如何，這是夏尊的故事。」

「那個女人當然是個模特兒；她做出各種優美的姿勢給他描畫。她不但美麗傾城，而且天資聰明，同時她還有迷人的曲綫。他鍾情於她就好像一個男人鍾情於一個可愛而富有魅力的女人一樣。他想他在任何一個角度來測量他自己對那女人的愛都是確實的。那是一個很奇怪的现象。當一個男人愛上一個女人時，他會承認這個事實，若是沒有了她，他的下半世便活不成了。他害怕那同樣的事會在以前發生，當慾望滿足時，就會生出厭惡；他知道得很清楚，若是把整個生命消耗在和另一個人的結合中，那不是原始時代動物所需要的短暫的戀情，而是心靈的結合的關係，和諧與感情。他應該能分辨出，在那富有引誘力中，究竟那是否一種純粹的天然的因子，一種理智的狂熱，或者是思想的結合。」

「無論如何，他承認他愛上她；他起誓永遠的忠誠於她，同時對任何一個女人都都不看一眼。」

「她確是迷人的，因為她持有巴黎美女所特有的天賦的聰明。她經常談笑話討人歡心。她在畫室中能作出各種優美的姿態，使到畫家心滿意足。無論何時，她舉學手，或彎下腰去，或坐着，或搖動，每一個動作都做得恰到好处。」

「三個月來，夏尊確信她和其他的模特兒一樣能勝任。」

「他們租賃了一間屋子在安德爾西避暑。」

「一個黃昏，我也在那兒，正當他們之間發生了第一個誤會。」

「那是一個豪華的晚上，我們決定在河邊散步。月光在那閃光的河流上舞蹈，它的反映給水流的衝擊變成金黃色的燦爛的鱗片，蕩漾開去。」

「我們在河邊走着，給那愉快的感覺迷醉了，這種愉快的感覺經常都在這樣景色中到來。我們感到好像我們已經是超人而愛戀着那詩人般的幻想的創作；我們却怕那奇異的情感，憂愁和抱負的騷擾。」

。我們沉默着，這美好的夜的靜穆和那使人興奮的清新的空氣，使我們激動。那冷靜的月光好像射進我們的心房，穿透過我們的身體，使我們的靈魂沐浴於愛河中。突然間茶蕊芬——那女人的名字——驚叫起來：

「啊！你可會看見那條大魚跳出水面來嗎？」

「他看也不看地回答說：

「是的，親愛的茶蕊芬。」

「她因此便生氣來：

「不，你並沒有看見；你胡說。」

「他笑着說：

「她說得很對；這是個可愛的月夜，它使我沉醉而忘掉一切。」

「她就沒有說什麼；但是過後不久她又想到什麼需要說的：

「明天你要到巴黎去？」

「他回答道：

「不知道。」

「她又發脾氣說：

「你是否認為只是散步而不說話是真的能得樂趣嗎？神志不清的人才不談話呢！」

「他也不回答。可是這次，她唱着諷刺的歌曲來諷刺我們的才智：

「我正凝視着那蒼穹……」

「他不耐煩地說：

「不要吵。」

「她很生氣地大聲回答：

「我為什麼不可以唱呢？」

「他立刻接下去說：

「簡直是大煞風景，破壞了這美麗可愛的黃昏。」

「不可避免的事終於發生了，那是最可恨最愚蠢的一幕，意料不到的叱斥和互相責備之後，女的便大哭大鬧地鬧個不休。最後他們回家去；他爲了依依不捨那夜的美麗和那無理的叱斥的刺激，讓他自己胡鬧，任意奔跑。」

「三個月過去了，他仍在那不能決裂的，看不見的束縛中掙扎着。她經常用她的手段使他整個生命握在她的掌中，並且使他痛苦。他們經常鬧翻，

從早到晚，不是吵就是打架，鬧個不休。

「最後他決意跟她決裂。他賣掉一切家具，向人借貸，然後寫了一封告別書夾着銀行支票留下給她走了。」

「他跑到我的家來暫避一個時期。」

「當天下午三時，我家門口的鈴聲響了；我跑去開門。一位婦人望望我，把我推在一旁，直奔到我的書室裡；那位婦人便是萊瑟芬。」

「當她進入書室，他便站了起來。」

「她把信和銀行支票丟在他的腳上，毫無表情地說：

「『這是你的臭錢，我不要。』」

「她的臉色轉白，全身在震抖着，好像大難來臨一般。我望望他，他的臉色也變得很慘白，又生氣，又煩惱，幾乎要爆發出來。」

「他問道：

「『妳要什麼？妳說呀！』」

「她說：

「『我不准你把我當作賣淫婦一般對待我。你要我，是出於你的主意。你現在不能把我拋棄。』」

「他踏足大聲說：

「『不，這簡直是做不到的事。假如妳想去：

……」

「我抓緊他的肩膀：

「『不要再說別的，把她交給我，讓我跟她談

『我走上前，慢慢地跟她說理由，盡我最大的能力來辦理這件事。她靜靜地聽我談，注視着她面前的一切事物。

『我把一切能說的都說了，但是毫無結果，我只能作最後一次的忠告：

『他仍舊非常愛妳，親愛的女士，但是他的家庭要他結婚，妳明白我的意思嗎？』

『啊！我現在明白了……』然後轉過頭去，再繼續說下去：

「『你要結婚……你要結婚？』」

「他很粗野地回答：

「『是的，我要結婚，跟另一個女人結婚。』」

「她向他迫進了一步：

「『假如你結婚，我就自殺……你要明白。』」

「他聳一聳肩膀：

「『很好——請便。』」

「『你說……你說……你再說。』」

「他回答道：

「『好的，去自殺吧！假如妳認為要這樣做的話。』」

「她聽了之後，臉色更形慘白：

「『別以為我不敢；我會從窗口出去。』」

「他笑起來走到窗前，把窗子打開，然後作了一個好像送客人出去的姿態，客氣地說：

「『這裡來——妳先，請！』」

「她像着了魔似地直瞪着他；然後好像要跳高

欄似的飛奔過去，從窗子跳了出去。

「我不敢想像那悲慘的結局，當我看着她從窗

子跳出去時，那窗子就像天一般的濶，像深淵一般

的深。我退縮回來，不敢向下望，好像自己也會跌

下去似的。

「夏尊呆如木雞地站着。

「那位模特兒便因此失去了一隻腿；她再不能

走動了。她的愛人非常懊悔，覺得很對她不起，把

她醫治好跟她結了婚。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老先生。

天色漸晚，那位畫家的太太感到有點寒意要回

家去，那個人便推着車子向着村子前進。那畫家跟

着車子

走，仍

舊保持

着沉默

，不出

一聲地

回家去

。

×

×



生活
散記

一年前後

梁 魁

……很快地在不知不覺中我易地工作已是一年了。在這一年的過程中，無異的，我是正在排演着一齣戲劇。然而這到底是喜劇，悲劇，滑稽，諷刺……至今還是迷惘；只不過我知道自己就是這齣戲裡頭的一個配角罷了……

本來，我是在X×工廠當一名小工，因為看不慣老板的爲非作惡，受不了裙帶風的吹擊，於是我就盡量向外發展——找「出路」。終於是找到了。當這消息傳到一般「同病者」的同事們耳朵時，他（她）們都爲我慶幸，道賀，爲我珍重惜別。別了；親愛的「同病者」——我何曾是要忍心的離開你們，我的心田何曾不是一樣的難受。但爲了前程，爲了不願忍受無理的制限，惟有走！才能解脫這層層的縛束。

我悲泣，我涕淚，於是我就着帶這一點一滴的眼淚，離開了這羣「同病者，離開了這陰森的「陷坑」：投到另一間規模宏大的X×有限公司製造廠去了。

堂皇的外觀，美化式的設備，這就是X×有限公司「特徵」。多少人爲它吸引，多少人爲它頌讚——（我也是其中的一個。）一個個和善的臉孔，排在我的眼前，一聲聲親熱的語調，震蕩了我的耳膜。他們給我罩上一個高雅的名稱——「職員」。「職員」！這是多麼動聽的「名詞」呀！可是所得到的待遇只有區區的幾十塊錢。

於是椰油脹，電油幫，打碼只，檢貨員……都由我一人包辦。同時在一般底級的工友們都「財副」長，「財副」短怪肉麻的尊稱着，把一名小工出身的我給樂得心花怒放，那時，我還自命清高地得意揚揚——這回我該是翻身了，我心裡暗暗地欣喜着。

兩個月很快地過去了，有一天，我們的財政

伯「林先生」拍着我的肩膀竊竊地說：『你的成績很好，精神可嘉，很有希望……嘻……嘻……很有希望……』這時我受寵若驚的詫異住，從此我對於工作更辛勤，更加倍，有時工作午夜十二點多還不忍息手。

第三個月我加薪了，只加十塊錢，（與原有的湊合起來，一共是八十五塊。）這可說是三個月來所苦幹的代價，那時我更樂以忘形地跳躍着。於是每當工餘的時候，都跟那般所謂「大人物」靠攏，聊談。希冀能夠在百尺竿頭再進一步。然而，這般灌滿了「經驗」與「豐富」的腦袋，所談的都是「生意經」。他們教我怎樣地利用狡猾的手段去「稱」外來的貨物，還有怎樣地「折扣」與「刮削」，但「理智」馬上提醒我——你是「人」應該有「靈性」，難道你真的抹殺了「靈性」而去幹那喪失「人道」的勾當嗎？

我依然那樣地工作，但是——每當我在稱秤着外來的貨物時，「理智」總是來控制我，「靈性」，「人道」，都在我腦海中飄浮着。終於在「良心」驅使之下我做了他們的「叛徒」。

一次，兩次……我都如法「泡製」下去，結果我的行動被他們發現了，即時叫我到「辦公室」去，先教訓了一番，然後用花言巧語再三叮囑我，我惟有連連稱是，但我的「良心」並沒有絲毫動搖。過後我還是依法「泡製」，這次，可不得了！「廠長」先生排起鐵青的臉孔，大發雷霆地拍案叫罵，把我痛責一頓，而且給我一個嚴勵的「警告」！呀！我明白了，這就是「經驗」，就是「豐富」，也就是「生意經」……

同時，我更透澈所謂「社會」就是「大學」的原理。

我 成爲一個被騙者，而騙我的人還囑叫我夫騙

別人。

我痛恨！我懊悔！我又跌入了一個富有「裝飾」的「陷阱」……

從此，他們開始蟻視我，不信任我，罵我「不識時務」，譏我「朽木難雕」，同時還派了一些「狗腿」暗中地偵察我，監視我，有時我正全神貫注地工作的當兒，廠長會偷偷溜溜地站在我的背後觀察我，監督我。其實，我並不是一個犯人呀！爲什麼我的一舉一動都要受人「約束」呢？

任由怎樣地搬弄，任由怎樣地譏笑，我泰然，坦然，「赤心」依舊是「赤心」沒有稍微污點。也沒有絲毫瑕疵，我以清白的身軀那清白的事，而得不到「清白」的「代價」！

我變了，變得那麼沉靜寡言，我把那跳跳蹦蹦的格性給約束了，我把那烘烘熱熱的青春給凍冷了，而蘊藏在胸中的却是層層的苦悶，煩惱，鬱悒……

當我在沉默時，我老是在追憶着已往的一切……

美麗的童年啊！你可讓我再度溫存一會兒嗎？屢次，我想回到「老地方」工作，但「好馬不吃回頭草」的俗語早把我阻止了，爲了不願做「壞馬」，我只有忍耐，再忍耐——

我在忍耐中又度過了兩個月，這苦悶的兩個月，比過兩年還要難「拖」——其實，他們也一樣地在「拖」，不過他們是那麼輕鬆地「拖」，這一「拖」却「拖」出一條「尾巴」來，然而這條毛茸茸的「尾巴」，安然地隨風搖擺着。

——少爺要來掌管這裡了，他是一個「留學生」，剛從歐洲畢業回來的……

啊！「留學生」！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該會「了解」工人們的痛苦吧！這也許是工人們的「命運」。於是我就抱着滿腔的熱望等待着，等待這位工人們的「救星」降臨。

在我們渴望中的「救星」終於惠臨了——文縐縐的行動，文縐縐的談吐，保持着典型「學生」的風度。

——聽說本廠請了一些專打球的「選手」……這就是他上台的開場白。

的確——承廠主不吝地撒下一點「善意」的「種子」。借題「提倡」職工們工餘的正常娛樂，而建築了一個球場，組織了一隊球隊，其實——這些球員們竟成了變相的「廣告牌」。

這位「仁慈」的「學士」，起初對工人們的生活很注重，很關切，不久，這「仁慈」的面具漸漸地開始褪色了，褪得那麼淺淡，那麼陰沉——把「資本家」的真面目暴露了出來，這大概是破這羣善搖的「尾巴」們所同化了吧？

於是今天嫌這個，明天怪那個，只要稍微差錯，就得受嚴厲的盤詰，甚至迎頭痛罵，這種人盼望中的「救星」竟變成了「灶星」。

他用「殺雞警猴」的手段，把一些正義感的工人一個個地踢出去，所剩下的都成爲他的掌中物，任由他東調西換地播弄着，把平靜的空氣給散滿了烏煙瘴氣。

在這惡劣環境薰陶之下，我被調到××部去，拋在冰冷的角落裡工作，那時我還是安份守己地幹下去。一般高傲的同事，往往把一些搞不清的公事推到我身上來，我被弄得頭昏眼花，他們還藉口說是要「提拔」我。

在工作時，我總是不時抬頭凝望着壁上電鐘。可惡的電鐘！它彷彿有意和我作對似地走得那麼慢，有時竟好像沒有走動似的。不會是停電吧？

一號！十六號！我老是盼望着這「日子」快點來臨，當這「日子」來臨時，我興奮地拿了薪水，屈指一算，啊！只有四十二塊半？然而，柴，米，油，鹽，房租，牛奶……都憑這四十二塊半去應付。

我悵惘，恐懼，失措……痛苦不間斷地侵擾我，我亦不間斷地扎掙，「痛苦」與「扎掙」在不響不响地交織着，當這一「搏鬥」至最高潮時，竟有一股莫名的「呼籲」，從心胸裡發出來，然而！這「呼籲」是平靜的，冰冷的，沒有絲毫反應。漸漸地無形中空息了，接着心頭裡合奏出重重的担子——呻吟……

初稿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五日

當雨季來臨的時節

· 流光 ·

當雨季來臨的時，山芭裡又轉變一種氣氛了。

憂鬱，陰沉。黯淡時了都罩住每個角落。雖然有時雲縫裏會露出一陣太陽光來，但很快又糾濃雲遮住了；就像夜偶爾有一輛汽車從山芭的路上經過，那兩道強烈的燈火，把半個山芭照亮之後，一會兒就消逝了。

這十幾天來，差不多每刻鐘都洒着大大細細雨的點，連那平素最喜歡潤濕的綠葉兒，也叫雨絲風片打得低頭了。土路上滿積着泥濘的泥醬，雖有幾處沙粒較多的地方，沒積着水，但路還是那麼的難行。有時小孩子的足踏進了泥醬裡，拔也拔不出來。

亞狗叔挑着一担賣魚的空担子，在泥甯的土路上，很吃力的行進着。雨絲一陣陣打濕了他的衣服；他載着一頂小竹笠，祇能保護住他的頭髮，臉上也給雨絲打得滿是水珠，一滴一滴的流到身上。

他一步一步的走着這一段最難行的土路，離開自己的家，已是不到百步之遠了。然而這一段路偏是那樣的難走，他心裏不禁在暗暗憤恨：如果不是近年來那些載着汽水的羅厘車天天從這裡經過，把路越毀越壞了，這段路原本就不會這麼的難行，就在這

當兒，他身後的車笛又响起來，他急急地避到路的邊緣，一輛載滿『可口可樂』的汽水車，從他身旁飛過去，跟着就是許多泥醬濺到他身上。他也不把泥醬抹掉的，只恨恨地吐了一口涎沫，再走幾步已是踏上比較平坦的沙地了。

他望着前面的家，正迷濛濛地叫雨網罩住着幾株芭蕉，葉兒也叫風打裂成一絲絲的，在雨網中搖擺。雖然時候已近中午，光景就像太陽未爬出地平線的早晨，也像太陽已沒下去的黃昏，陰沉沉的，怪沉悶。

『怪討厭的這樣的雨天！』

亞狗叔沒精打睬地在自言自語，順手抹掉褲管上一搭泥醬，一隻左脚，已踏進自家的亞答屋裡。他抬頭望見妻就像一尊木偶般，呆坐在廳的一角，面對戶外景物，好像在格外出神，但面容却憂鬱得比那陰暗的天幕更陰暗眼睛也罩上一層淚網。她對於丈夫的歸來，好像沒有感覺到，依然呆呆地在望着戶外。亞狗叔停下了魚担，對妻子看了一眼，有點不舒服的說着。

『人已是幾年不見了，憑哭亦不能把他哭轉來，痛他就給他起個忌，買幾樣東西拜拜不是更好？』

亞狗叔這幾句話，把妻子說得着急起來，憂鬱的臉龐，登時露着絲絲的惱恨。

『鬼話！人還不明白下落，偏偏要說這些不吉利話。兒子又不是我自己一人的，你不痛他就不要說，我可不能和你一樣想。』

這之後，亞狗爺的眼淚已一連串滴下來了，亞狗叔也無言的只嘆了一口氣，覺得自己話說得有點過火。根本將近半百年紀的他倆，只有着這麼一個廿幾歲的兒子，而且又聰明又有志氣，不但是他妻子疼愛他，就是他自己，平素也非常愛惜。當他兒子初初失蹤的時候，他不是也和妻子同樣的流着淚，悲痛了一個時期麼？終因為男人比女人心硬一點，再過些時也就把他放在心裏了。這幾年，每當雨季來臨的時節，妻子常因觸景傷情，成天都憂鬱着臉，這多少不免會挑起他的憶念，而感到心裡不大舒服。特別是今天當他看到妻子越哭越悲切的時候，他的鼻管似乎有點酸酸地，眼眶裡也潤濕起來，跟着，兒子的身影，就緩慢在他腦際浮現着。

那是一個皮膚白晰的，瘦個子，面龐兒又瀟灑又清秀，看去文縐縐的像個富家子弟。可是，

學問與人格是人生兩件重要問題，它們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兩者在我們生活上都不可少其一。我們生活在世上必須有豐富的學問才能應付許多人生的繁雜問題。必須有高尚的人格，因為它是我們生活的指南針，它指導我們正確的人生觀，指示我們應走的路。

有人說學問比人格重要，有人說人格比學問重要。究竟其中那一件較重要呢？照筆者的淺見還是人格比較學問重要。因為我們生活在社會上，往往是憑人格做事的。無論你的學問如何高深，人家要請你替辦一件事情，還是要先看你的人物品行如何才能決定請你與否。所以無論幹甚麼事都好，必須

要先使人信任你的人格。要怎樣才能使人信任你呢？這就要多修養你的人格。如果你有了一個高尚的人格，人家自然會尊重，信任你。不然你的學問雖好，可是由於人格修養不夠，往往可以幹出許多不道德的事來。有句話說「有學問而沒有人格的人比沒有學問也沒有人格的人更危險。」這句話是很對的，一個學問豐富而道德修養不夠的人所幹出來的壞事比沒有學問的人所幹出來的壞事害處更大。因為沒有學問的人所幹出來的壞事範圍不會太大，害處也不會太大。但有學問而缺乏修養的人可就不一样了，他不但幹出平常人所幹的壞事，

而且更利用他的學問，把更多的毒素用文字寫出，撒到社會上每個角落去。這不是學問豐富缺乏修養的比沒有學問而沒有人格修養的人更危險嗎？我們試看看那些出賣國家民族的賣國賊，那個不是學問豐富的學士？可是他們為甚麼會幹出這樣卑陋的勾當來呢？原因就是他們缺乏人格修養。雖然有些人沒有學問，可是他們的人格修養夠，他們還可用高尚的人格來控制他們的行動而不致鬧出不道德的事情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人格的修養比學問還重要。

漫談問人格

盧傳標

然重要然學問也不可求進。如果

但是我們只要注意人格的修養而不必追求學問了嗎？不是的，人格固

你的人格修養夠，人家信任你。但是人家要請你去辦理一件事情，你却因缺乏學問而不能勝任。這不是最遺憾的事嗎？像這類的人在現社會裏不是很多嗎？這些人如果他們能够求有豐富的學問陪襯他們高尚的人格就是個「完人」了。這種人也就愁沒有工作了。如果我們說人格是人生第一要素，那麼學問無疑是第二要素了。所以欲取得他人信任，必須修養人格為先，欲求高深的知識，必須多多研究學問，因為兩者有着密切的關係，不能缺少其中之一哩！

一九五三，九，廿三稿

當三年前雨季來臨的時節，離家將近二載的兒子，突然回來了，當他踏進門的時候，他們夫妻倆，幾乎認不出這就是他們的兒子，皮膚變成黝黑的，個子又高又大，肌肉非常結實，一反從前那文弱的體格。把妻子快樂得緊緊抱住了他，問東問西的把兒子問得沒法回應。這之後，兒子算是再投回家的懷抱來了，他整天沒有出過街，關在房裡不知寫些甚麼，就好像很忙碌一般，有時，還忙到夜裡一二點方才睡覺。他們夫妻倆雖會向他盤問過幾次，但終問不出一個究竟。直至三兩天之後，兒子常在夜裡忽忽地出去，又忽忽地回來，有時還帶來一些東西，都是忽忽忙忙的塞進床下。

這樣還不過旬日，就在一個下着暴風雨的午刻，突然外面進來幾個人，不明不白的，把兒子和床底下一包包的東西帶走了。妻子是一面哭一面挽着兒子的衣角不肯放，可是，那裏行呢？終于，兒子開口說：

「媽！妳放了我吧！我去不久就會回來，不回來亦不要緊，因為後頭還有千千萬萬像我這樣的人，他們亦都是妳的兒子呵！」就這樣，兒子已在暴風中不知被帶到甚麼地方去了。而且從此之後，再沒得到兒子的消息。

這三二年來，亞狗孀的面龐兒終是那麼的憂鬱，尤其是當雨季來臨的時節，她常常當成天的流着淚，有時，亦影响到亞狗叔坐着對泣！

編後隨筆

編輯室

本刊問世後，得到許多讀者的愛護和支持，紛紛來信和來稿，這種熱忱，我們感激和鼓舞！

不過，我們有點感慨，就是詩稿太多，每天平均收到十幾首詩。這種現象雖然是好的，可是，假如大家都從這短篇精悍的詩上下工夫，那麼其他的文體不是廢棄了嗎？況且，詩又是不容易寫得好的。尤其是初學寫作的，更不必從這方面着手。

關於我們校對的不精密，實為我們所抱歉的。原因是我們都是在校的學生，編排「荒地」是在課餘的時間，而課餘時間並不是充足的，所以做事未免匆促和疏忽。另一方面是因爲印務館燈光不明，校對久了，眼睛未免昏花。以後，我們將盡力改善就是。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外間傳說某校或某處本刊只售二角半，其實，沒有這回事。假如是事實，可能是書店的誤賣。總之，本刊在全馬一律售價三角，以後我們將通知每位推銷員或代售書店必須依本刊所定之實價賣出！

我們在徵稿簡約裡的第四條會要求投稿諸君，凡寄來的稿應於稿末註明真實姓名，可是來稿中，大多數是沒有的。又：司徒廈，葉萃，網筆，趙玲，琛淵，賀蘭琛諸君請示詳細地址，以便寄奉稿酬。

第二期第一版「衝」一文，實為琛淵君所作，誤置琛淵。特於此向琛淵君及讀者致歉意。

斷想篇

淮君

羅曼羅蘭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無疑是丟掉痛苦。

生活在這苦悶的環境裡，要忘掉那苦悶，簡直是將自己活埋一樣的痛苦和難受。如果睜開眼睛面對現實，那麼見到真理被強權所吞食，委實比失去眼睛的盲者更痛苦萬分。

唯一減輕痛苦的路徑，便是

「敢于正視血淋淋的現實；敢笑，敢哭，敢罵，敢怒，」才能站
「在這可咒詛的地方，擊退那可咒詛的時代。」（魯迅語）
在黑暗中儘管走你的路，別
等待光明來臨才走你的路。
時代是靠我們推動的，假使
我們有一分的力量，我們也得出
盡這所有的力量，不可等待時代
來推動我們。

徵稿簡約

(一) 本刊歡迎投稿，如小說，戲劇，散文，詩歌，雜文，木刻，漫畫以及論文等均所歡迎。

(二) 採用白話文體，翻譯創作均可，惟翻譯作品應寄來原文或註明所譯之書籍名稱。

(三) 字數以一千字至三千字左右的爲最合宜，長篇作品勿超過五千字。

(四) 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並於稿末註明詳細中英文通訊地址，筆名聽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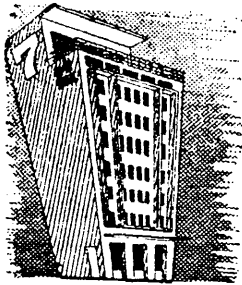
(五) 來稿不合用時，如需退還請附寄貼好郵票的信封，並註明收信人姓名及住址。

(六) 作品發表後，每千字致稿酬四元至七元不定，詩歌，木刻，漫畫等，以每篇或幀計。

(七) 來稿本刊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事先聲明。

(八) 來稿請寄「新嘉坡芽籠律三十二巷三十九號荒地半月刊編者收」

(九) 發表過之作品，本刊有權收入本刊出版之單行本。



The 7TH Storey

**AIR CONDITIONED
HOTEL, BAR
& RESTAURANT**

No. 229, ROCHORE ROAD, Tel: 20251
SINGAPORE.

安排你們的假期
新嘉坡

選擇最理想的住所是：

七層樓大酒店

上等中西餐兼備

房間裝置精美設備齊全

△遠東第一大酒店▽

坐落於市區中央

茲滙奉叻幣.....元.....角訂閱
荒地半月刊.....份自第.....期起至
第.....期止請
發給收據并按期交寄為荷此致
荒地社

定戶.....(英文).....

地址.....

(英文).....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定期	實價	附註
叻幣七元	叻幣三元半	叻幣一元八角	價		
幣三角。一，零售每本叻幣二，寄英屬地郵費一律免收。其他各地另加四分，航寄照算。			註		

荒地半月刊定價表

格誤置漫談問人格

第二十七面漫談學問與人

更正：

宏藝印務公司

承印中西
書籍文件
五彩商標
精鑄中西
鉛字花邊
銅模發售

新加坡坡源街二一七五七號
辦事處電話：二零八三六
工場電話：四三六八

中興工程公司

喉衛生工程

新加坡

小坡大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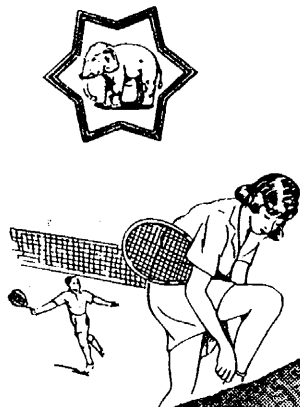
門牌四百六十九號二樓

電話：二一七三

承接電火水

象標

彈簧
羽毛球鞋



象標 膠鞋

南洋鞋廠出品

星洲小坡大馬路五七四號 南洋製鞋有限公司